



长沙井文化

主编 谢建辉



撰稿 陈先枢 摄影 罗斯旦

长沙文化传播出版社

长沙井文化

主 编 谢建辉
副 编 易肇沅 黄 宇
撰 稿 陈先枢 杨长江
摄 影 陈先枢
美 编 罗斯旦
陈览月

长沙井文化

中国长沙
长沙井文化

出版:五洲传播出版社

主编:谢建辉

印制:长沙市委机关文印中心

版次: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开 印张 13

字数:233千字

印数:1-3000册

定价:48元

ISBN 7-5085-0290-6

本书图片未经同意不得翻印和转录

序

谢建辉

井,一个象形写实、朴实无华的汉字,平地凿凹,滋养了生灵,滋养了城市,也滋养了一种文化。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伴水而生,因水而灵,与井的联系千丝万缕。

长沙自古多井。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旧城改造大规模铺开和高层建筑要求的深基础施工日益增多,使许多深埋地下的古井重见天日。长沙古井数量巨大,密集成群,出土文物价值高,尤其是五一广场城中心地区走马楼地带,数处古井连续出土数以万计的西汉、东汉和三国系列纪年简牍,震惊世界考古学界。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小小 8 万余平方米的范围内,自 1998 年至 2004 年底,清理发掘古井已达 500 余口,加上未被清理、揭示的古井,估计共有六七百口。据此推测,古城中心每百平方米就有古井 1-2 口,自战国、西汉到魏晋、唐宋、元明清都有,越靠近广场中心,战国和汉代的井就越多。这里蕴藏着古城长沙无数的文化秘密和信息,长沙历史文化名城的份量因此更加厚重,底蕴因此更加深沉。

到 1950 年,长沙城内尚有公私水井 3446 口,大部分仍在使⽤。在城市现代化的浪潮中,一方面,作为实物形态的井,迅速退出了城市的舞台,成了一种“古董”。据初步调查,目前长沙城区共存水井 94 口,其中已填塞、干涸但井台遗迹尚存者 37 口,井水尚好但废弃不用者 31 口,仍在使用者 26 口。另一方面,作为历史遗存的井,和其他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一样,日益突显出难以抵挡的文化魅力和无以替代的文化价值。实用井的退出,是进步,是必然,但它却以另一种形态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街巷地名、掌故传说、典籍文献和诗词歌赋中,赋予了种种说法,关乎岁时风习,关乎象征寓意,关乎心理寄托。总之,超越“形而下”,关乎“形而上”,是精神的,是文化的。即使藏于深山古刹中的名泉古井,更多的也是一种文化存在了。因此,井是一种历史之眼、文化之心,善待它、研究它、保护它、利用它,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历史文化名城长沙,之所以令人神往,是因其独具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由这一积淀而形成的个性特色。长沙文化特色的形成,肇源于城市的地缘和环境,浓缩了城市的历史和传统,影响着城市的现实和未来,其间就是历史文化遗存不断沉积结晶的过程。历史文化资源是长沙城市文化品位的重要表现,是长沙文化个性的生

动体现,也是长沙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最独特的文化优势。长沙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就包括井。井文化是长沙文化特征的显著标识之一。漫步岳麓书院濯缨池,仿佛听到屈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的歌吟;端详贾谊故居长怀井,仿佛听到杜甫“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的感叹。这“井”不正是长沙“屈贾之乡”的文化符号吗?孙思邈与洗药井、欧阳询与洗笔泉、陶侃与太尉井、易袞与状元井,直至毛泽东与城南古井,名人名井浓缩的是长沙“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文化精神。

井名与地名也使长沙的井作为文化得以记载和沉淀。井名有的对井作粗笔勾勒,如高井、青石井;有的刻画井的细节和特质,如平地一声雷、泉嘶井、螃蟹井;有的赞美水的清冽,如甘露井、玉泉、清泉;有的描绘井的环境,如桂花井、桃花井;有的寓含美丽的传说故事,如白鹤泉、鸳鸯井、化龙池;有的以名人为名,如贾谊井、太尉井、黄香井;有的为祈福倡义,如聚福井、遐龄井、尚德井、思源井;有的干脆以姓氏为名,如彭家井、陈家井、洪家井。街道以井为名,突出了井在城市中的地位。据上世纪80年代初地名普查统计,长沙城区以井为名的地名72个,农村以井为名的地名208个。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许多井不复存在了,却留下了抹之不去的地名,如水风井、丰泉古井、明月池等等。这名称仿佛是一种文化的守候、文化的怀旧、文化的慰藉。井名与地名成了一组文化符号,寄寓的是一种民俗心理,浇灌的是一种民俗文化,井也就成了长沙的一道民俗文化景观了。

名井又是长沙名胜的一张诱人的“名片”。白沙井把长沙井文化的魅力展示到了极致,它不仅是长沙文化旅游的品牌,还是长沙城市形象的代表,体现了巨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岳麓山名泉、赐闲湖古井、灰汤温泉,这些都是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名人与名井、名胜与名井、井的掌故、井的传说、井的考古发现,这些都是旅游作为“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吸引人们眼球的重要元素。正如朋友祖烜所说,要努力挖掘它、完善它,以此提升长沙的城市品位和文化功能。《长沙井文化》为此作了初步的尝试。

长沙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背街小巷也在迅速改造提质,保护好古井成了当务之急。要开展古井普查,挂牌保护现存古井,要有规划控制,要有法规保护。在背街小巷改造提质过程中抢救、疏浚一批具有人文历史价值的残存古井,辟为小型景观,是提升街巷文化品位的有益之举。要保护地下水源,强化地面污水处理,绿化城市,保持水土,抓好基建地质勘探,控制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保持地下泉脉畅通。如此,就能让名泉古井永远滋润我们的家园。

井字简单,井也很小,井文化也只是长沙历史文化大系统里的小单元。它虽然“小”,但与“大”相通联,“井口”也就成了“窗口”。以“井口”之深邃,以“窗口”之灵透,便可获大视野。推而广之,老宅、老街、老桥,审视一切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均应如此。

目 录

序

谢建辉

第一章 井文化与水文化

- 1/ 水—城市的生命与灵魂
- 6/ 井的渊源、构造和风俗
- 16/ 长沙多井的原因
- 21/ 长沙地下水的类型
- 28/ 井卦与井风水

第二章 名胜与名井

- 40/ 白沙井与茶文化
- 54/ 岳麓山的名泉
白鹤泉 清风泉 石濂、兰涧
百泉 拟兰泉、汲泉 红叶井
- 65/ 古园林中的古井
定王台古井 古涧泉 虹泉
- 69/ 四县名山上的名井
天井 金鳅井 金龙井
大围山泉 迷人谷泉 古风泉
子午泉 芦花泉 司徒井

第三章 名人与名井

- 78/ 屈原与濯纓池(文泉)
- 81/ 贾谊与长怀井
- 86/ 黄香与黄香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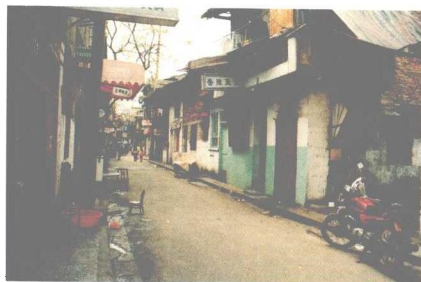


- 87/ 孙思邈与洗药井
- 89/ 欧阳询与洗笔泉
- 91/ 陶侃与太尉井
- 92/ 易袞与状元井
- 94/ 王伟与醒心泉
- 96/ 毛泽东与城南古井
- 97/ 朱氏祖井
- 98/ 何氏祖井
- 99/ 李氏家井



第四章 市井之井与乡井之井

- 101/ 市井与乡井
- 105/ 旧志中记载的“市井”
 - 庆云井 古霞井 丰年井 尚德井
 - 思泉井 路丝井 福源井 兴隆井
 - 太平井 金沙井 文星井 遐龄井
 - 甘露井 高升井 稻田古井
- 107/ 长沙农村著名的“乡井”
 - 影珠井 月泓泉 虎饮泉 龙门泉
 - 泉坝 山窑泉 稠桂井、甘嘉井
 - 滂塘子泉 孚嘉井 泉井子 鲇鱼井
 - 白泉 蕉溪泉 冷水井 滴水岩
 - 文渊井



第五章 井与地名

- 113/ 井名与地名
- 115/ 以古井为名的老街
 - 水风井 桂花井 桃花井 老龙井



- 螃蟹井 高井 丰泉古井 青石井
 储英泉 观音井 双井巷 石井巷
- 122/ 以姓氏私井为名的老街
 彭家井 陈家井 洪家井 左家井 伍家井
- 125/ 附:长沙内五区以井、泉为名的街道和地片名
- 129/ 以古井为名的乡镇
 金井 洞井
- 130/ 附:长、望、浏、宁四县(市)以井、泉为名的地名

第六章 寺庙之井

- 136/ 长沙市区寺庙之井
 龙泉井 龙井、玉泉 玉泉山 万福井
 禅林井 太乙池 龙王宫古井
- 146/ 长、望二县寺庙之井
 清泉 甘露泉 乌龙泉 虎溪蛇井
- 151/ 浏阳市寺庙之井
 虎爬泉 白龙泉、挂剑泉 百汇泉
- 155/ 宁乡县寺庙之井
 神木井、龙王井 回龙井 香山井



第七章 井,见证长沙历史风云

- 159/ 李潭州殉国路边井
- 160/ 蔡推官血沁明月池
- 162/ 从古井寻觅古城的蛛丝马迹
 赐闲湖古井与吊马庄古井
 明吉王府遗迹—聚福井
 石门坎古井旁的古楼门
 游击坪古井与游击署



第八章 井与民间传说

- 166/ 白鹤与鸳鸯
白鹤泉与白鹤井 鸳鸯井
- 168/ 与龙有关的井传说
回龙与白沙 化龙池 许逊井 龙井
狮子井
- 173/ 神奇的古井
平地一声雷 能发出嘶鸣声的泉嘶井
能治病的甘露寺井 能出油的南沙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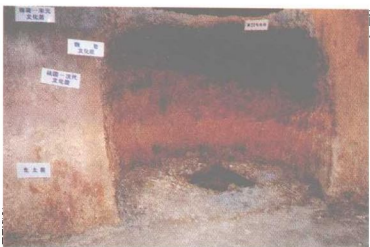
第九章 温泉与矿泉

- 175/ 温泉文化
- 177/ 灰汤温泉
- 182/ 普瑞温泉
- 183/ 其他温泉
麻林桥温泉 分山冲温泉 大冲温泉
盐井温泉
- 184/ 长沙矿泉水
紫金山矿泉 东方红矿泉 霞凝深水井



第十章 长沙古井中的考古发现

- 185/ 长沙古井的考古价值
- 188/ 古井考证古长沙城址
- 192/ 走马楼古井的惊世发现:十四万枚三国吴简
- 197/ 走马楼古井再现万枚汉简
- 199/ 古井“吐”出长沙窑陶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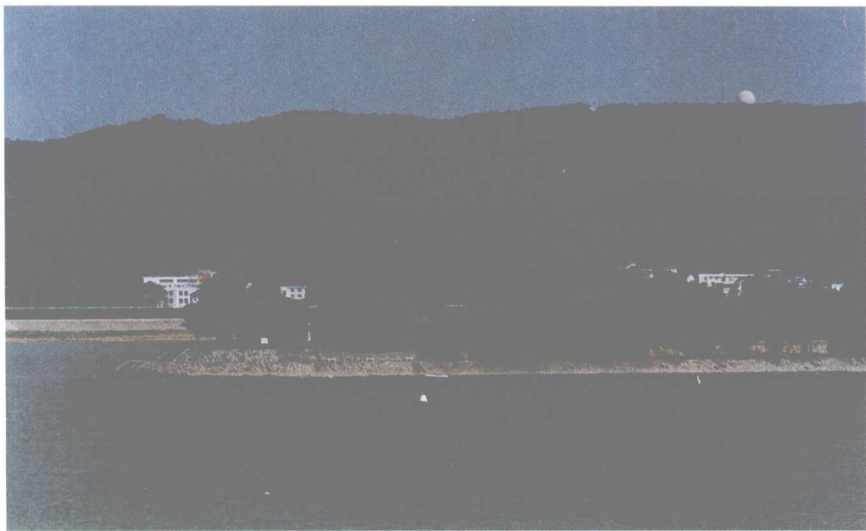


第一章 井文化与水文化

水——城市的生命与灵魂

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如果说山与大多数城市有关，则水与所有城市有关。古代的城市选址、规划布局受风水思想影响非常之深，讲究藏风得水，依山者居多，也须有水可赖生存，可通舟楫，而后可建。《管子·乘马》亦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可见，城市选址，水比山显得更为重要。充足的水源是城市选址的必备条件之一，城市的生存和发展须臾离不开水，城市的历史文化更与水息息相关。

长沙“陆有玉璞，水有珠胎”，岳麓为屏，湘江为带，橘子洲浮碧江心，浏阳河曲绕郊外，湖泊星布，岗峦交替，城廓错落其间，是一座典型的山水城市。滔滔南来、汨汨北去的湘江，流经长沙市境约 25 公里。清澈见底、迂回曲折的浏阳河，弯过九道湾，从长沙市内注入湘江。还有



麓山为屏，湘江为带， 橘子洲浮碧江心

长沙“陆有玉璞，水有珠胎”，出自唐代诗人张谓《长沙土风碑铭》。玉璞指岳麓山，珠胎指橘子洲。大历六年(771)张谓出为潭州刺史。



岳麓山泉

爱晚亭前的泉塘为岳麓山泉水所汇。岳麓山多泉洞，早有记载，盛弘之《荆州记》云：长沙之西岸有麓山，左右林岭环回泉洞。

发源于浏阳的捞刀河，发源于宁乡的靳江、浏江等大小支流，因受长浏盆地地貌的控制，成树枝状辐聚，流向盆地底部的市区附近与湘江汇合，形成河网密布、湖泊珠联的水乡美景，为长沙这片古老的土地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然而，长沙的水不仅仅只有地面的河流和湖泊，还有极为丰富的地下水——井水和泉水。“济南的泉，长沙的井”，“长沙的水，武昌的鱼”，这些人们耳熟能详、流行全国的俗语，把“长沙水”的美誉推到了极致。因长沙城筑于地势低平的河谷平原上，地下有着极为丰富的循环通畅、类型简单、水质良好的地下水，而且潜水面高，容易凿池打井。自古以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长沙先民，一直享受着大自然这份丰厚的馈赠，采取“近河者取用河水，远河者打井取水”这一古老的饮水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自来水”的兴起。

中国古代多种地理方志都有长沙井的记载。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引宋永初《山川记》云：

长沙寒泉井在县南一里，炎夏饮之令人寒颤。郭仲产《湘川记》云，其水清美，汲之则注而不竭，不汲则满而不溢，今按其泉有穴，相去四尺。温泉井在县西二百九十里，孤山之侧，其水常沸，近蒋琬宅。



长沙旧志称地下水为“穿水”、“漏水”。清同治《长沙县志》卷四《山川》云：“水伏流曰穿也。穿水之后又有漏水”，“漏水有九，在长沙者六。”明崇祯《长沙府志》还明确指出了穿水和漏水的具体位置和流向：“穿水，伏流曰

穿,一东流莲花桥,一西流大西门,右一西流草场门;漏水,平地涌泉曰漏,一流水桥下出,一潮宗门出,一通货门下侧出。”

宋李昉《太平御览》引南朝庾仲雍《湘中记》云:

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然石子如雪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绿竹生焉,上兼甚密,下疏辽常,如有风气。

长沙基本处于湘中丘陵与洞庭湖冲积平原过渡地带和湘浏盆地,市区则完全处于湘江和浏阳河交汇的河谷台地上。长沙的地质结构以石英砂岩、砂砾岩、粉砂岩及页岩等为基础,经过长年的风化和冲洗,在狭长的湘江河谷地带形成大片沙滩、沙洲,呈现“白沙如霜雪”的绝妙景观。“长长的沙滩和沙洲”,这就是“长沙”之名最初的含义。长沙的地下水大多从以白沙和石砾构成的含水层中滤出,清澈晶亮,绝无杂质,故称之为“沙水”,长沙名井“白沙井”也由此而得名。长沙沙水,“润物细无声”,从不干涸,即舀即满,又从不溢出,与喷涌而出的济南“趵突泉”相比,更具水的亲和性。

城市之水既是自然的,也是人工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水对于城市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它制约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水源涸竭和水体污染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寿命,水的循环过程维持了地球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人类生活在为水



白沙公园水字碑

水字碑上镌刻历代书法家书写的130多个水字,呼唤人们爱护水,珍惜白沙古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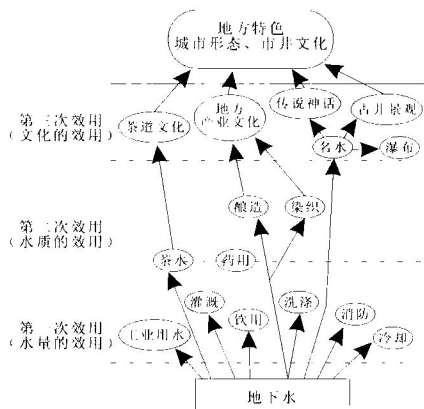


白沙井井池

白沙井一字排开4口井池,此为其中之一。



地下水三次效用图



所支配着的自然体系中,并由此生存下来,同时得到了心灵的慰藉。所以说,水的功能往往表现出多层次性,人类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与作为基本生存条件的水都有着深切的关联。从左图中可见地下水的“三次效用”。

事实上,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城市之水已经不是纯自然景观,而演变为城市的文化景观。正如哈特何所说:“在任何地方只有一个景观:如果那里没有人,就不能是文化景观;如果人已进入了舞台,自然景观就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城市水的保护不仅是自然、环境、生态方面的需要,而且还有文化、景观、美学方面的意义。从人类对水的利用方面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井文化与水文化的诸关系。

水孕育着城市的生命,酝酿着城市的灵气,蕴藏着城市的历史。自古以来,人类的文明与水共存。人类在河流、湖泊、泉井之滨,发展起富有“水与绿”的城市。在城市规划建设特别是旧城改造时,要善于发现城市与建筑环境中变化缓慢或基本稳定的那些特点,因为它们构成了

不同的城市特色类型。长沙多井,有着丰富的“井文化”,这也构成长沙古城的一大特色。1950年3月,因消防工作需要,长沙市公安局曾对市区各街巷水井进行调查登记,并对便于消防使用的水井作了编号和挂牌。当时市内共有公私水井3446口,其中已淤塞的114口,已干涸的废井35口,可用之井尚有3297口。随着

德雅村大型方池井

开福区德雅村一带有这样的方池井10余口,水清如镜,泉脉极丰。



城市人口增加,市内井水污染日益严重,加上自来水的发展,现仍在使用的公私水井已大幅度减少。据本书作者初步调查,目前长沙城区尚存水井 94 口,其中已填塞或干涸,但井



通泰街百年老井

其鼓形井围小巧玲珑,人见人爱。

台遗迹尚存的 37 口,井水尚好但已废弃不用的 31 口,仍在使用的仅 26 口。因此在大兴土木,加快城市建设步伐的同时,切不可让古城的古井“荡然无存”,切不可忘记自古以来人类的文明就与水共存,城市的历史文化也与水息息相关这一事实。古井作为长沙社会发展,特别是城市形态的一种历史记忆,已成为长沙地面不可移动文物的重要类型。保护好业已不多的古井,既是保护古城历史风貌的需要,也是留住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古井名泉是珍贵的历史遗存,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本,也是亟待开发利用的景观资源。如何保护与开发利用古井,是城市规划、旧城改建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逝者如斯夫。”历史就像滔滔的河水,一去不复返。但江河流淌之间又有某种连贯性、继承性,有源有流,前后相继。

人类起源于水,人的躯体之内大部分是水。古人云:“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水在我们的生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需要经常接触生存环境中的水。如不珍惜所有各种形态的水域,城市中就不会有天然水域了。水是人的生命,也是城市的生命。江湖泉井作为在城市中所遗留下来的宝贵的自然空间,既是城市的自然遗产,也是社会的文化遗产。今天,人们开始强烈要求与水的接近,城市滨水区及名泉古井的开发或再开发的各个方面开始为人们所关注。

对于我们的城市而言,对水的保护与利用是

唐家湾老公馆水井

其筒形井围高出井台一尺,造型别具一格。





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包括水土保持→水体保存→水质保护→水系维护→水环境治理→滨水区及古井开发→水景观设计→水空间营造→水活动组织→水文化展示等等。城市中不仅要有水,还要能看得见水,能够让水参与其中。如果说感受是经验的,那么信息交流就是参与性的。在与水分离的现象日趋加剧的过程中,期望能够产生一个人与水共生共存的局面,出现“知水”、“亲水”、“敬水”、“爱水”的良好倾向。

“水者何也,万物之本质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水作为生命之源,本性柔弱,能方能圆,顺乎自然,而不强求,正所谓“上善若水”也。

重新认识人类的老朋友——水,发掘它的潜力,相信未来之水域发展将是融游憩、休闲、音乐与社会经济发展于一体的都市建设核心。而



岳麓山兰圃山泉

此照拍于冬季,在枯水季节里,岳麓山的山泉仍是这样丰盈。

如何智慧地运用这一资源,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保存天然的河流,让其流经全市;保存天然的名泉和古井,让其浸润全城。再不要干那种“三推一平”(推掉山头、推掉古迹、推掉树木、填平水塘和水井)的事了。这样,我们的“山水洲城”才会名副其实。

井的渊源、构造和风俗

《说文》云:“井,凿地取水也。”《易·井》:“改邑不改井。”孔颖达疏:“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泉是从地下流出的水及水源的通称,因而井水也是泉水。

传说炎帝神农氏始教民凿井。《本草经》:“神农问于太一曰:‘凿井

出泉，五味煎煮，口别生熟。”因为古人所居，虽在大河左右，但不可能处处有泉水，故必凿井以济其穷。《水经注》曰：“神农既诞，九井自穿。”亦是凿井之证。炎帝部落被黄帝打败后，迁徙于今湖南一带，炎帝则“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因此，长沙也是凿井历史最早的地区之一。据考证，早在商周时期就



确有井了，但是现在可看的古代井的实物，最早为汉代的。长沙太平街贾谊故宅中的“长怀井”，据南朝刘宋时盛宏之所撰《荆州记》记载为贾谊所凿。《荆州记》云：“贾谊宅中有一井，谊所穿，极小而深，上敛下大，其状如壶。”汉文帝三年（前177）贾谊贬谪为长沙王太傅，至今已2182年，故贾谊井号称“天下第一井”。

贾谊井

贾谊井相传为贾谊贬谪长沙时所凿，至今2000多年，号称“天下第一井”。

井分为深水井和浅水井。浅水井实为井池，井口和井池直径大小一致，如白沙井、红叶井、彭家井。

深水井的地下部分各地叫法不一，如井筒、井洞、井窖等。深度一般从五至三十米不等，如果井打在泉眼上，井深一至二米就够了。井洞由井底、井壁、井眼3部分组成，井洞形状一般为圆形，也有方形的。

井底有的用石板、砖块铺就。有的用沙沉于井水底部，谓之沙井。沙井可防止泥土混入，井水特别清洁。

井壁有多种类型，土、陶、砖、石、木、竹等材料均可用作井壁。土井，即掘井后，以原土为壁。陶井的井壁用陶制井圈垒叠而成。从河南一些古城的



陶井圈

此为长沙汉代古井中出土的陶制井圈，今藏市博物馆。



散落在长沙街头巷尾的井围和井盖



汉井来看，陶井圈直径 1.2 米，圈厚 10 厘米，圈高 80 厘米，每圈之上再加一圈，层层如此。东北地区的井常用木板做壁。木板厚 10 厘米，长宽各 1.2 米。井为方形，四角都用木制榫卯。木板腐朽了，随时可更换。井口上的井围也是木制的。长沙地区的井，井壁大多用青砖、青石或花岗石砌成，坚固耐久，而且渗水性能好。

井口有单眼、双眼和四眼之分，如趣园巷甘露井为单眼井，幸福桥鸳鸯井为双眼井，鱼塘街聚福井为四眼井。单眼井，井洞直径较小，一般 2-3 尺；双眼井和四眼井，井洞直径较大，小者 1-2 米，大者 2-3 米。井口有的敞口，有的有井围。敞口井，井眼一般由两大块长条形花岗石拼合而成，对接的一边各凿出一半圆形缺口，吻合在一起，便成一圆形井眼。井眼也有用一整块花岗石从中凿眼而成的，如吊马庄古井、高升井。井眼除圆形井，也有椭圆形、方形或其他形状的。

构成井的各元件，古代都有专名，如韩，井栏也；壅，井口也；眉，井口之边沿也；绁，又称縗，汲水绳也；辘轳，吸水起重装置也。

井栏亦称井床，李白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的床便是井床。若是睡在屋内的床上，举头是望不到明月的。长沙的井栏多用花岗石建造，有的栏柱和栏干雕有龙凤或其他吉祥物，柱顶上饰有圆形石球或桃形、莲瓣形石雕，甚为精美。有的井，为防止小孩误入，用木栏围之。

井眉又称井围、井圈。有井围的井，井围一般用整块花岗石打凿而成，造型十分丰富，有圆箍形、圆筒形、